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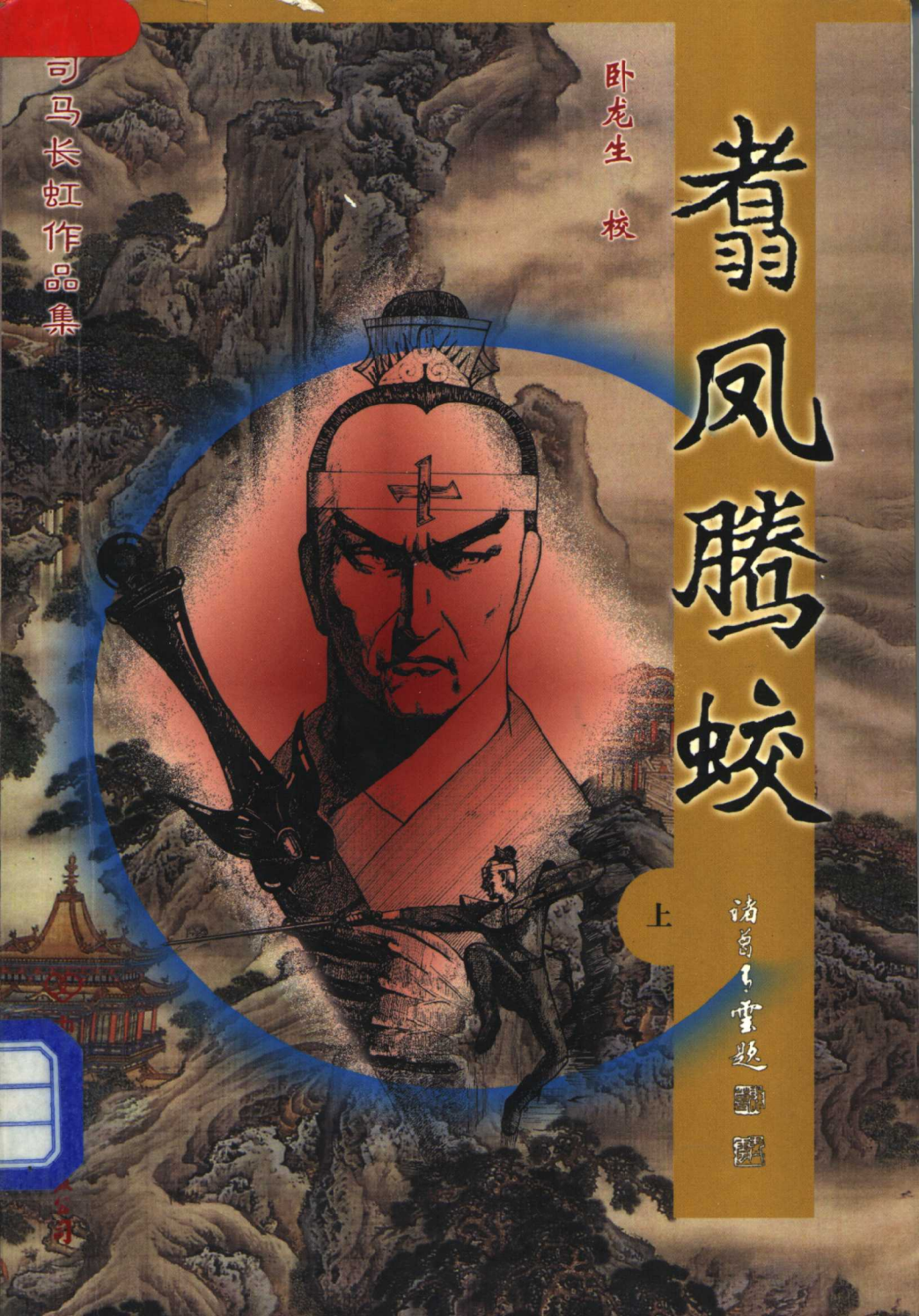
翦凤腾蛟

卧龙生 校

司马长虹作品集

上

諸葛玄題



翥凤腾蛟

[美] 司马长虹 著

(上)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 录

第 一 回	误入莲花坞	(1)
第 二 回	智胜群凶	(16)
第 三 回	幽谷奇遇	(34)
第 四 回	情意绵绵	(47)
第 五 回	涉险白鹅湖	(63)
第 六 回	雨霁云开	(77)
第 七 回	设计困群英	(92)
第 八 回	双艳探黑牢	(103)
第 九 回	暗箭难防	(115)
第 十 回	月夜透重围	(130)
第十一回	伊人何处去	(143)
第十二回	枉费心机	(157)
第十三回	噩耗频传	(170)
第十四回	奇异的感情	(186)
第十五回	收复白鹅湖	(196)
第十六回	终南风云	(213)
第十七回	砂洲小会	(230)
第十八回	威慑群凶	(242)

第十九回	芙蓉神剑	(257)
第二十回	大雪山之旅	(273)
第二十一回	花月正春风	(287)
第二十二回	两小无猜	(301)
第二十三回	阅墙之争	(317)
第二十四回	雪峰探险	(332)
第二十五回	春满雪峰	(346)
第二十六回	此恨绵绵	(362)
第二十七回	龙虎干戈	(377)
第二十八回	豪气壮山河	(392)
第二十九回	人心难测	(408)
第三十回	平地起波澜	(426)
第三十一回	浩气贯长空	(438)
第三十二回	云消雾散	(453)
第三十三回	狼子施辣手	(468)
第三十四回	九宫洞秋艳临危	(482)
第三十五回	海心寺玉峰逢凶	(504)
第三十六回	日丽风清	(526)
第三十七回	深山幽谷	(551)
第三十八回	秘图风波	(571)
第三十九回	意狠心毒	(587)

第四十回	诡谲万变	(602)
第四十一回	玉峰中计	(613)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火焚群英	(624)
第四十三回	小紫云独拒双怪	(642)
第四十四回	天罗绝户计	(655)
第四十五回	弄巧反成拙	(670)
第四十六回	遁世隐荒山	(684)
第四十七回	血染建阳驿	(697)
第四十八回	当众显异功	(711)
第四十九回	求功反受辱	(727)
第五十回	儿女情深	(740)
第五十一回	隐伏杀机	(755)
第五十二回	劫后余生	(769)

第一回 误入莲花坞

一抹夕阳坠落在秦岭山后，瑰丽的彩霞飘浮在半空，寂静的山野，显得是那样清幽，景色清丽如画。

苍龙岭下忽地响起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蓦地从山坳间跃出一骑白马，风驰电掣般向前飞奔。

马上端坐一位面貌俊美，身穿浅蓝色长衫的少年，马鞍旁斜挂佩剑和衣包，衣襟上沾满风尘，一望而知曾经长途跋涉。

这骑健马确是神骏异常，四蹄蹬开，恰如星驰云飘，眨眼间，登上极峰。

神态儒雅潇洒的蓝衫少年，勒住丝缰，展目眺望苍龙岭下那片幽美山谷，不禁赞道：“好美妙的景色！”

话音甫落，左手一抖丝缰，坐下健马一声长嘶，放开四蹄，顺着山坡奔向山下幽谷。

这一座幽谷宽广辽阔，到处桃杏成林，绿叶红花，景色绮丽，蓝衫少年似被这山光水色所吸引，左顾右盼，欣赏四周美妙的山川景色，不觉悠然神往。

蓦然，身后响起杂乱的马蹄声，马掌敲击在青石道上，发出清脆“的得”响声。

蓝衫少年闻声转目向后望去，只见山道上有两骑坐马纵辔徐行，马上乘坐着两名妙龄少女，一个身穿银红色紧身劲装，背插一柄长剑，显得婀娜多姿，英武中透着伶俐娟秀。后面少女年龄较轻，身穿浅青色紧身劲装，腰系淡青汗巾，也是背插长剑，她二人一前一后缓缓行来。

在这荒山幽谷，突然出现两名劲装少女，他虽觉得有些蹊跷，但想到这幽谷之中，可能还有山家居住，便也释然，并未介意，仍然从容地向前走去。

那两位美丽的少女，面映青春的微笑，像是谈论着极有趣的事儿，突然发现前面少年，纵马由缰，悠闲地眺望山林景色，年龄较轻的少女不禁问道：“姐姐快看，那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

“哦！奇怪，难道他不知道‘莲花坞’左近已列入禁地，擅自闯入‘崇德宫’，按规例处死？”

“姐姐，依柳烟的意思，放他去吧，何必造孽！”

“柳烟，好大的胆子，倘若被宫中人知道，那还得了！”

“姐姐，你看见没有，他的鞍旁也带有佩剑，你我如果不能制服他，岂不被姐妹们耻笑！”

身穿银红劲装的少女，双眸一转，嫣然微笑，悄语低言说了两句，身穿淡青劲装的少女含笑连连点头，二人疾催坐骑，直向蓝衫少年冲去。

马蹄翻飞，霎时来到近处，身穿银红少女扬鞭高喝：

“喂，让开道路。”话到人到，犹若旋风般的向前猛冲。

蓝衫少年听得背后蹄声急骤，转目回顾，突见一骑健马

如飞而至，势道极为凶猛。

他不由眉头一皱，右腕一领丝缰，骑下坐马侧行一步，让开道路。

蓝衫少年方将避开，后面健马一闪而至，就在二马交错的刹那，忽地，身穿银红少女右腕一扬，掌中皮鞭划起一道弧影，径向蓝衫少年肩头疾落。

变起仓促，事出意外，蓝衫少年想不到马上少女，竟然出手施袭，百忙中，左掌翻起，反掌掠向袭来的皮鞭。

蓝衫少年虽然出手迅疾巧快，但那少女更为乖巧，掌中皮鞭忽地撤回，飞起一脚，横端马腹。

山道狭隘，而且二人相距过近，马腹是马身上最软弱的一环，一脚踢实，少年的健马一声长嘶，庞大的躯体向横里斜行两步，一脚踏空，便向坡下倾跌而去。

马身倾斜的刹那，身穿淡青的少女飞马赶到，矫健的娇躯一侧一翻，竟将蓝衫少年衣包掠在手中，嘻嘻几声娇笑，挥鞭绝尘而去。

蓝衫少年虽然看得清楚，但在人仰马翻的时候，无暇顾及，眼睁睁看着衣包被人轻轻掠去，只气得他三尸神暴跳，豪气腾空。

蓝衫少年身法矫健，身手毕竟不凡，在座下健马失蹄之际，轻飘飘落在坡下茂草之中。

这少年无端被人戏侮凌辱，心有未甘，何况衣包之中尚有金银衣物，倘若失落，势将无法行路，漫漫长途，何以为继。

“好丫头，竟敢掠去小爷包袱，还不快些还来！”蓝衫少年怒喝着。

哪知那两名少女并不停止前进，回顾蓝衫少年一眼，哧的一笑，挥鞭纵马向前疾驰。

蓝衫少年在急怒之下，找回马匹，飞身上马，双腿一夹马腹，挥鞭奋起直追。

奔行间，忽见前面双骑一转，进入一座山口，转瞬不见踪影。

蓝衫少年暗骂一声：“鬼丫头，看你逃到哪里去！”

马行劲疾，不消一盏热茶时光，蓝衫少年乘马已到山口之外。

只见那又是一片山谷，谷内花木繁茂，怪石峥嵘，四壁峭峰，林木葱笼，云雾如带如絮，飘浮空中，随风飘曳，飞瀑如练，喷珠漱玉，却又是一个天地，置身其间，恍如桃源胜境。

更奇怪的是，在林木映掩之中，现出一带红墙，墙内露出屋脊飞阁，既不像古寺梵宫，更不像山民住所，他不由一怔。

蓝衫少年展目电扫，谷中瞑无人迹，不见那两名少女的踪影。

他暗想：这座山谷并无出路，必是藏入那座院中。想到这里，翻身跃下马背，长剑斜插背后，大步进入谷中。

越过一带竹林，渡过清澈的小溪，正当前进之际，忽见迎面林中人影闪动，似是有人隐藏其中。

“还想躲避吗？少爷看你逃到哪儿去！”

一言未了，林中人影一晃，跃出两名少女，横剑平胸，挡住去路。

“哪儿去，姑娘们已然久候多时了！”当前一个身穿绛紫

的少女，娇声叱喝着。

蓝衫少年举目凝视，不觉又是一怔，暗道：“怎么又是两名少女？”他强忍心中的激忿，拱手说道：“在下石玉峰，路过宝山，不料途中有两位姐姐，取去在下衣包，特地前来索取。”

“胡说，哪一个希罕你的衣包，擅闯禁地，满口胡言，姑娘怎能饶你……”另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激怒地叱喝。

“二位姐姐不要误会，在下句句实言。”

紫衣少女横剑当胸，冷冷说道：“姑娘不和你饶舌，待我将你擒获，有话尽可向我家小姐申诉！”

话音一落，玉腕轻翻，掌中长剑抖起一片精虹，疾向石玉峰胸前点到，剑势迅疾，凌厉非常。石玉峰山前遭人戏弄，激的满腹怒火，如今又遇上这两个蛮不讲理的姑娘，怎不令人气恼，遂冷笑一声，道：“二位姑娘不要逼人太甚，难道在下追取失物，也犯了王法不成！”

话音甫落，紫衣少女长剑已到，石玉峰脚下暗踏七星步，身形侧闪，避开攻来的剑势，左指轻弹，击向紫衣少女脉门，出招轻巧迅快，堪称名家手法。

白衣少女看得清楚，知道这蓝衫少年功力不弱，深恐紫衣少女不敌，遂也挥剑疾出，协力合手围攻，双剑合璧联攻，搅起漫天剑影，攻守进退，配合的恰到好处，威力增强，攻势极为凌厉。

石玉峰身法展开，双掌连挥，力斗二女毫无怯意，且不时发掌还击，神态从容不迫，显然他在武学上具有高深造诣。不过，掌指之间，却有避让之意，一发即收，不肯全力出手，击伤二女。

他心中非常矛盾，既不愿出手伤人，也不愿认败服输，并决意索回失物，也好登程上路。

激斗十几招以后，忽然发觉暮霭渐合，转瞬黄昏就要来临，石玉峰不由焦急起来，暗道：像这样缠斗下去，何时才能住手，不如变换掌势，逼退二女，索回失物，以免迟延下去，耽误了行程。

主意已定，奇招迭出，犹若怒海狂滔，连绵不绝，纷向二女攻去。

紫白二女先前在石玉峰仅取守势时，双剑联合左右夹攻，还能将他围在重重剑光璇影之中，不料瞬间，忽地掌势突变，指、点、劈、拿，玄妙莫测，不由大感震惊，左右双剑失去联手之效，立即落入下风，被逼的连连后退。

就在此时，忽见一个白发婆婆拄杖走来，沉沉喝道：“住手！”

紫白二女闻声双双跃退，各自横剑凝立。

白发婆婆白了紫白二女一眼，面对石玉峰脸色阴沉，说道：“你这年轻人胆子不小，敢在‘莲花坞’撒野，难道不怕死吗？”

石玉峰拱手说道：“在下行路之人，怎敢无礼！”

“婆婆不要信他的话，这人身怀绝学，擅闯禁地，还要满口胡说，诬我宫中姐妹掠去衣包，婆婆，我们怎能容他放肆！”白衣少女忿然地说。

白发婆婆点了点头，道：“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事姑娘已然知道。”

话音一顿，向石玉峰微微一笑，道：“如依规例，理应处死，不过小姐念你年轻无知，不肯遽然加诛，特命老身邀请

入宫答话。”

石玉峰闻言微觉惊愕，困惑地问道：“在下有一事不明，不知婆婆可肯见告？”

“什么事情？”白发婆婆打量石玉峰两眼说。

“这座房屋主人如何称呼，你家小姐又是何人？”

“小伙子，看你外表儒雅聪明，其实糊涂已极，行走江湖，必须入乡问俗，不得到处胡冲乱闯，告诉你，这是‘崇德宫’，此谷名为‘莲花坞’，我家王爷人称‘三绝神君’，我家小姐是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她叹了一口气又道：“如果是王爷，或是公子在家，恐怕没有这般便宜，这也是你的运气不坏。”

石玉峰闻言大吃一惊，知道三绝神君武功绝世，睥睨群伦，想不到竟然闯入虎穴，但小姐既然差人邀请，自然无法婉拒，只好硬着头皮，扬眉微笑，道：“有劳婆婆指教。”

白发婆婆目光一转，回顾二女一眼，道：“紫云、雪雁，你俩替公子引路。”

话音微顿，转向石玉峰微笑道：“老身还有要事，恕我不能奉陪！”

“婆婆请便！”石玉峰抱拳一礼。

白发婆婆闪目看了他一眼，见这少年英姿焕发，丰神奕奕，面现坚毅之色，不禁暗暗点头，手拄拐杖转身而去。

白衣少女见白发婆婆去远，缩颈吐舌，做了一个鬼脸，低声悄骂道：“真讨厌，成天倚老卖老，颐指气使，好不讨厌。”

“小鬼，你的皮肉发痒了，若是被她听见，不狠狠打你几棍才怪呢！”紫衣少女手按樱唇，噓了一声，低声笑着向她提

出警告。

“胆小鬼，她又不是老虎，谁会怕她，何况她也没有这么长的耳朵。”那名叫雪雁的白衣少女，嫣然一笑说。

那名叫紫云的紫衣少女白她一眼，转目回顾石玉峰，微笑道：“相公请。”

紫白二女并肩前行引路，悄语低声谈笑风生，显得非常亲切。

石玉峰心中暗想，三绝神君确有超人之处，匠心独运，在这荒山峻岭之间，建起这座世外桃源，却也颇费心神。

冥想之际，已越过一片森林，面前映现一座巍峨的宫门。

只见宫门上方，横着一方匾额，龙飞凤舞地题着“崇德宫”三个泥金大字，笔力雄浑，似出自名家之手。

紫白二女引导石玉峰，从左侧小门进入宫中。

这座崇德宫占地颇广，到处散布着花坛怪石，垂柳白杨，百卉争妍，花香四溢，亭台楼阁，星罗棋布，使人如历仙境。美妙景色，大有目不暇接之感。

“紫云姐，你陪石相公慢走，待我替你入禀。”

雪雁见石玉峰左顾右盼，不禁掩口微笑。

“好的！”紫云点头答应，她的目光却向石玉峰横瞟一眼。

“那么，石相公，小婢告辞了！”雪雁俏皮地一笑，转身飞奔而去。

“姑娘，在下唤你紫云姐，不知你可愿意？”石玉峰眸珠儿一转，微笑着向她试探。

“这有什么不好，小婢能得相公垂青，已觉万分荣幸，哪

有不高兴之理！”她的目光微转，忽地正和石玉峰目光相对，不觉两颊映现桃花，羞答答地垂下头去。

“紫云姐，你我不应拘泥俗礼，姐弟相称方合道理。”他进一步向紫云说道。

“小婢怎敢……”紫云嫣然微笑，秀目中流露喜悦神色，谦虚地说。

“你是不高兴？”

“不，我……我是太高兴了！”

“紫云姐，你答应了？”

紫云含情脉脉地瞥了石玉峰一眼，见他那英俊的脸庞上展现欣慰的微笑，遂也回他嫣然的一笑。

石玉峰和紫云并肩而行，忽然轻喟一声，紫云转动清朗的双眸，望在他的脸上。

“石相公你在想什么？”

紫云见他眉峰微皱，情不由己地问。

石玉峰慨然说道：“小弟奉命运行，不料迷途误闯禁地。此番进入崇德宫，何异踏入虎穴龙潭，大丈夫行事，何畏艰危，不过……”

紫云微微一笑，道：“石相公不必心怀隐忧，王爷率领宫中武士，进山行猎未归，我家公子远出访友，宫中只有小姐在家，只要你应对得体，大约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个你可以宽心！”

“多承姐姐指教。不过你家王爷号称三绝，必然大有来历，小弟初入江湖，见闻不广，不知姐姐可肯指点一二？”石玉峰坦率地问道。

紫云笑了一笑，秀眉双扬，说道：“我家王爷享誉江湖，

绝非浪得虚名，苍龙岭方圆百里，妇孺皆知，他既然号称三绝，自然有三项震撼武林绝学，才能够使武林群豪慑服。否则，莲花坞禁地早被他人侵入了！”

石玉峰点头说道：“姐姐的话很有道理，不知三绝神君有哪三项绝学，称雄武林？”

“我家王爷是以拳掌内力号称一绝，五步追魂掌力，功能断碑开石，洞铁穿钢。”

“这项功力确实惊人，但不知其余两项，可否与这项武功相埒？”

“第二项是医道精微，妙手回春，可称绝代名医。”

“医道高明，济世救人乃是无上功德，三绝神君虽然精通医理，不能替天行道，广救世人，犹若明珠深埋土中，却是一桩憾事。”

“石相公，这话也不可一概而论，我家王爷有时兴致起来，也到处行走，遇有疑难之症，也不时替人诊疗。”

“那么第三项又是什么惊人绝学？”石玉峰听紫衣少女之言，深觉奇异。暗道：这样一个盖世魔头，竟然有时也会有菩萨心肠，不觉提起兴趣。

紫云眉头微蹙，摇头说道：“这一项绝学，也是最为毒辣的，绝世罕有其匹，不过似欠光明。”

石玉峰微觉诧异地问道：“姐姐，你说是什么？”

“役毒。”她截铁断钉的，从齿缝间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射而出。

石玉峰眉峰一皱。暗道：役使毒物乃是左道旁门，这种功力的确歹毒难防。

谈话间，忽见雪雁笑盈盈地迎了上来，含笑说道：“石相

公，我家小姐有请！”

石玉峰微一点头，转过花坛矮树，来到绣阁之前，停下脚步。

回廊花圃间，纷立着几名青衣女侍，看见石玉峰来到，立刻有一名女侍转身入报。

不多时从内传出话来：

“姑娘有请。”

话音甫落，珠帘高挑，紫云面容端肃，随在玉峰身后，缓步进入房中。

这座厅房布置雅洁，窗明几净，一位身穿白绫绣花的妙龄少女，丰神秀丽，神态端庄，凝坐窗前绣椅之上。抬头看见玉峰进入房中，娇躯微欠，肃容落坐。

玉峰知道这位女郎必是三绝神君掌珠，面容端肃，抱拳一礼，说道：“在下迷途，不意误入宝山，承蒙相召，不知有何指教？”

白衣女郎樱唇微启，吐出婉婉莺声。正容说道：“不知者无罪。不过，家严不在，莲花坞暂由妾身主持。必须察明真伪，以防奸宄混入，不情之请，还请海涵。”

“小姐太谦虚了，在下奉命前往南岳，拜见一位武林前辈，也是在下初入江湖，久闻秦岭九幽之胜，故而到此，不料路径不熟，在丛山之中盘旋三日，餐风露宿，历尽险阻，仍未寻到出山之路。”

玉峰不胜感慨地轻声一叹，说道：“在下所说，句句实言，还请姑娘明察，指点迷途。”

白衣女郎点头说道：“失迷路途，情有可原，但在禁地之中动手撒野，难道藐视崇德宫无人？”

白衣女郎神态凝重，一双秀目射出湛湛神光，似在观察玉峰的反应。

玉峰轻声一叹，道：“说来话长，这完全是出于误会和一时情感的冲动，若非山前被两位姐姐戏弄，掠走衣物，也不会追踪到此，倘若不是宫外两位姐姐要想擒拿在下，也不会忿然出手，总之，这误会错在玉峰，如果不想寻幽探胜，哪会招来意外烦恼。”

玉峰坦率的态度，光天霁月的胸襟，使得那白衣少女芳心暗许，微笑说道：“石相公莫怪妾身失言，尚请原谅一二，今日天色已晚，山道崎岖难行，不如暂在家严书房休息一晚，明晨派人送上衣包，也好登程赶路。”

说着，纤手一挥，便有一名女侍引导玉峰到书房去歇息。

紫云姑娘自从和玉峰交谈以后，已为他的举止所动，玉峰进入绣阁，她的一颗芳心几乎窒息，但又深恐触怒小姐，遭逢杀身惨祸。

她故作无事的神态，娇躯紧靠门外，和姐妹们低声谈笑，但她的一颗芳心，却萦绕在玉峰身旁。

在女侍引着玉峰退出时，连忙迎了上去。

“姐姐且请休息，小妹替他引路！”她笑得很甜，显示心中的喜悦。

那女侍见紫云愿意替代，乐得同意。

“紫云姐，我把人交给你了，可不要放他逃走，姑娘知道了那可不是好耍的！”

“放心，我紫云决不会连累你的，我想替你走一趟，还招来不是，那你自己去好了。”紫云脸儿微红，嘟起小嘴，怫然